

临河吟咏：明清以来京杭大运河沧州段的人文积淀

于秀萍, 董广俊

(沧州师范学院 政史学院, 河北 沧州 061001)

摘要:明清时期京杭大运河沧州段是当地士人进行诗文创作的对象。他们以诗文吟咏大运河, 诗文中既有对大运河区域繁华的赞美, 也有对战乱历史的记述, 同时饱含着怀古情结与现实关怀。当他们笔下的繁华与衰败“时过境迁”之后, 这些诗文顺理成章地成为人们怀念大运河的媒介。这些诗文承载着历史, 反映了时代和地方社会的变迁, 是大运河发展史上重要的人文积淀。

关键词:临河吟咏; 明清以来; 京杭大运河; 沧州段; 人文积淀

中图分类号: K29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2910(2021)04-0001-06

DOI: 10.13834/j.cnki.czsfxyxb.2021.04.002

以往对于京杭大运河的研究, 多集中在运河的开凿与治理、运河与漕运的关系等问题上, 其中以通史和历史地理学者做的工作为多。近年来, 随着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的建立, 学者们越来越多地从社会史的视角来解读这条大运河, 吴欣教授更提出了运河是一个具有明显区域、跨区域特性的人文“线性共同体”^[1]。明清以来大运河已经是流经区域的一种文化符号, 是士人们写作的对象, 他们创作的运河诗文, 随着历史的推移成为大运河沧州段重要的人文积淀。

对于诗文这种非正统史料的关注, 与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社会史研究的复兴有很大关系。社会史研究的开展为史料的运用拓展了新的领域, 指出了新的搜集资料的路径。就像冯尔康所说, 民俗学兴起之初, 顾颉刚立意要研究孟姜女的故事, 他于 1962 年回忆自从有了这个方向, “许多资料便利落得奔赴到我的眼前来”, 而且资料搜集得到同好的支持, “许多同志投寄来的唱本、宝卷、小说、传说、戏剧、歌谣、诗文……已接叠而至。”^[2]有了新概念、新方向, 原来不以为意的文本, 也会进入视野, 成为新的资料。诗文是很好的社会史研究材料, 大运河沧州段留下的明清诗文较多, 是研究该区域历史文化的重要资料。

一、士人诗文中大运河沧州段两岸的兴衰

运河, 一般认为是“运粮之河”的简称。明清时期建都北京, 在经济重心南移的情况下, 将南方粮食经运河运到北京称“漕运”, 所以从功能上讲, 运河确实是一条运粮路线。而《国语·越王勾践灭吴》中记载古人称“东西为广, 南北为运”, “运”在这里是一个方位名词, 沟通南北的、人工开挖的河流叫“运河”, 也可能包含着古人对南北贯通的向往, 或者标识着统治者实现南北一统的雄心。而对于居住在运河沿岸的人们来说, 运河承载着他们向往的繁华, 是他们的情感寄托。

(一) 大运河岸边“芳园名楼”林立

明清以来大运河沧州段经济繁荣、文化发达, 不少名士在大运河岸边的芳园名楼中聚集吟咏, 写下诗文流传至今。其实早在元代萨天锡就在沧州运河边写过《题清风楼》诗: “晋代繁华地, 如今有此楼。暮云连海岱, 明月满沧洲。”^{[3](P1457)} 明清以来的相关题咏更多, 尤以清初刘梦《述沧州诗》为最, 全文如下:

汉之渤海郡, 唐宋为沧州。
长芦迁自明, 国朝隶畿畴。
东上临碣石, 西城绕御流。

收稿日期: 2021-06-07

基金项目: 2019 年度沧州师范院校内科研基金项目“京津冀大运河区域的日常生活史研究”, 编号: No. xnjw1901。

作者简介: 于秀萍(1974-), 女, 河北黄骅人, 沧州师范学院政史学院教授, 研究方向: 明清区域社会史;

董广俊(1963-), 女, 河北沧县人, 沧州师范学院政史学院教授, 研究方向: 地方史。

南接姬姜域，北望倚神幽。
中开古官治，往往有贤侯。
膏腴负四郭，男耕女织作。
秋风扫场圃，妇子亦云乐。
城中罗冠盖，锦堂连画阁。
科第每魁元，况复皆英弱。
清禄皆华秩，澹乎乐邱壑。
年来益文嘉，词艺各成家。
时当岁节际，富贵多称嗟。
佳人爱贤雅，游子骋骊驹。
工商如云屯，行舟共曳车。
漕储日夜飞，两岸闻喧哗。
粒盐甘如果，淤鱼鲜过花。
绮筵丽如山，调管拨琵琶。
市上争美酒，门前垂茂柳。
楼上客箕踞，楼下酒人走。
公子尚幽清，人人好诗友。
歌妓何娇明，个个称行首。
有时泛西河，中流杯在手。
乘醉登南楼，题书永不朽。
禅林尤深静，名胜有八九。
河上列芳园，东郊复大藪。
秋冬风起时，鸣弦走黄狗。
如斯诚乐国，致治夫何有。
天王正乾纲，四海乐未央。
闾阎足粱肉，貂裘灿锦裳。
行者安其步，卧者安其床。
休恤莫偏废，昊命永无疆。^{[3](P1427-1429)}

沧州是长芦盐的发源地和重要产区，早在西周时期，沧州即以产盐著称，后代也多置盐灶、设场司管理。明清时期，沧州因近靠运河，运输便利，盐价低廉，“粒盐甘如果”的“长芦盐”遂成为国家首选^{[3](P407)}，“上供郊庙百神祭祀、内府羞（饗）膳及给百官有司。”^[4]沧州成为中国北方主要的盐运码头，对此有文章曾将沧州盐业问题置于区域社会发展的视角之下专门论述^{[5](P69)}。这首长诗较为全面地描述了沧州的历史地理概况，囊括了民俗物产、工商漕储、科举人文、市井飞歌、名胜优游等内容。这些社会表象的形成应该与明中后期开始的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有一定的关联度，只是其着眼点明显放在了大运河上。诗中“御流”“西河”皆指运河，其中“有时泛西河，中流杯在手；乘醉登南楼，题书永不朽”“公子尚幽清，人人好诗友”“清禄皆华秩，澹乎乐邱壑；年来益文嘉，词艺各成家”等都说明大运河带来了沧

州的繁华和文化的蓬勃发展。此时的大运河沧州段堪称“乐国”，“河上列芳园”更明确指出了当时运河两岸分列家族园林别墅的盛景，其中包括明代兵部侍郎刘焘的“刘司马花圃”，其遗址无从寻，但有万历九年盐山知县许言诗《过刘司马花圃》为证：

逶迤冠盖驻平津，结驷槐荫问主人。
泉浇山林登谢傅，云深罗薛卧刘晨。
日光晴漾千花色，河气凉生万木春。
明道天台无俗客，故将飞鸟出红尘。^[6]

刘焘为明代著名的抗倭将领，文武双全，因“不附严嵩”，官场起伏，“刘司马园”乃是其诗酒隐居之所。刘焘去世后，园子由其长子刘维城继承，改称“刘京兆园”。明代曾任巡按山西监察御史、广东道监察御史的沧州人王国祚在其《三录汇编》中，多次提到“刘京兆园”，如《刘京兆园宴集赏牡丹》：“锦城春色明沧浒，金谷奇葩傍日边。”^{[7](P151)}同时也证明“刘京兆园”是傍大运河而建，而刘氏族人居的上河涯村是沧州南部重要的运河码头。

明代中后期士大夫多自建园林以督课子侄、优游自娱，可凭栏、可泛舟的大运河岸边自然成为首选之地。沧州地方志、文集中记载的临河别墅很多，最有名的如戴府定园、卫氏花园、浣花洲、帆园、吴桥澜园等等。如南皮《明中宪大夫、湖广宝庆府知府、环江刘公暨配王宜人合葬墓志铭》（拓本存南皮政协）曰：“家有浣花洲，在沧河之湄，每退则群弟侄辈肄业其中，躬自督课。骚客韵士间相过从，辄分题唱酬。所著有《噶于草》《堂诗律选》诸刻，未寿之木者尚种种也。”刘生和（1569-1619），字仲协，号环江。南皮集北头刘氏第八世，该家族是典型的科举家族。明清民国时期，沧州一带有“南皮张，北头刘，桃园一窝侯”的说法广为流传。刘生和23岁时中举，39岁成进士，授山西蔚州知州。他还作《浣花洲》诗：

新秋暑气未全回，别墅重承袁绍杯。
停板何妨仍舞袖，携樽不厌数登台。
风翻翠沼红香度，日落青林白鸟来。
写入景中吾有意，却思陶谢愧无才。^{[3](P1648)}

还有上文提到的王国祚的私家园林是“北新庄园”和“东园”，在《三录汇编》中对此也有诗文记载，如《东园即事扁（匾）字集成》中记“海天冲境联东壁，胜概从来寓德馨；凝翠亭前君子道，涵春楼上邨侯经”^{[7](P149)}。同时，王国祚的这部集子里收录的盛游宴饮诗较多，除了描写在自家园林里的聚会外，还有《蔡光禄园赏牡丹舟往来河上极一时盛游纪赋》中的“云林北望碧园幽，载酒同登李郭舟”^{[7](P169)}的诗

句。诗中的“蔡光禄园”是明代监察御史蔡朴的“蔡侍御园”，^{[3](P1469)}后来因子孙官职变换，遂成为“蔡光禄园”。

《三录汇编》中还记录了明按察副使王显仁的私家园林——北园、西园，如《夏日王庐丞西园槐棚宴集》中的诗句曰“举目平泉题不尽，且留后会醉霞觞”，^{[7](P168)}还有《北园赏芍药二首》(一)中有“年年微得春如许，常与良朋共对觞”^{[7](P181)}的表达。除了诗酒唱和，这些诗中也不乏对家族科举得志的满足与对未来发展的美好憧憬：“吾家儒叶际昌辰，赢得园林傍玉津。品汇欣欣迎晓日，兰枝(芝)翼翼映长春。阶前锦簇来仪凤，帘外香浮走瑞麟。转盼天边更好景，桂花看过杏花新。”^{[7](P181)}这是《北园赏芍药二首》之二，在这首诗的描述之中，沧州王氏家族发展兴盛，人才辈出，“来仪凤”“走瑞麟”，故“赢得园林傍玉津”。这种炫耀式的表达与“园林”中进行的炫耀式消费，明显带有巩固和提升家族社会地位的意味。

清代仍然有不少家族在大运河岸边建造私家园林，如光绪《东光县志》记载：“县治西南二里有马头镇，交卫河，为南北舟楫往来交通之处，居民视治壤颇庶，而河西视河东相倍蓰，其园林之盛、土地之饶，他镇集莫与！”^{[8](P71)}东光县岁贡生金崙的私家园林——彙方园，就位于马头镇运河岸边，“马头镇岁贡生金崙有彙方园，园中花木甚夥，乾隆嘉庆间里中诸文士常吟咏其中，词章翰墨，称盛一时。以学问德行相砥砺，乡人至无斗者。凡邻村人经此必整冠肃容而后入，咸称为‘仁义里’，有《彙方园诗社存稿》一卷。”^{[8](P71)}虽说这条资料来自清光绪年间的县志，但是记载的是东光县乾隆、嘉庆年间的运河岸边的园林，其中提到士人们所作“词章翰墨”——《彙方园诗社存稿》一卷。

孙竞昊在其《一座中国北方城市的江南认同：帝国晚期济宁城市文化的形成》中站在江南文化的视角，解析济宁城市的发展繁荣^[9]。同样作为运河城市，济宁的发展恐怕不是个案，沧州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另外，对比明清以来沧州地区流传下来的题咏大运河沧州段繁华的诗句，明显感觉明代中后期和清前期的辞藻华丽、用典巧妙、内涵丰富，为清后期诗句所不及，这一点与当时的社会发展现状有明显契合的地方。于秀萍曾经总结明清沧州宗族形态的演变认为，明代的沧州以军功型仕宦家族为主，家族日常多带有贵族性，而清代的沧州以科举型文化家族为主，日常消费有平民化倾向^{[5](P96)}，乾隆、嘉庆

年间可视为过渡时期。同时，这些家族在清末受到太平天国北伐、捻军北上的冲击，由兴盛走向衰败。

(二)战乱带来大运河区域的凋敝

1853年，太平天国军分兵北伐，在沧州城南受到顽强抵抗。最终沧州知州沈如潮(字东阳)、守蔚德成遇难，沈如潮一门13人同时捐躯，沧城失陷。林凤祥下令屠城，“官绅士女引颈就义至数千人之惨”^{[10](P1)}，整个沧州“积尸半城闾，伏莽遍郊藪”。经历大劫后的沧州，大族零落，经济凋敝，一派衰败景象。事后，直隶总督桂良多次专折奏请优恤，并“在该地方建立专祠以慰忠魂”。为此，沧州士人王国均等刊刻了《沧城殉难录》四卷，记录这段历史。是书首列“上谕”，然后是“沧州失城纪略”，次列“稟稿、奏稿、劄劄、札谕”，辑合叶圭绶《经癸丑九月之变》、董友筠《失城纪略》、于光袞《兵燹录》3书，及祭文、启、诗词等记其事，录阵亡驻防官19人、本州文武官员3人、旗籍男女2954人、汉籍男女2870人。至今流传同治元年(1862)刊本。

朗吟楼下望，为哭沈东阳。
城小胆逾壮，旗高气昂扬。
丹心双节峻，侠骨一门香。
重酿麻姑酒，招魂奠羽觞。^{[10](P13)}

1868年，沧州又遭遇捻军之乱，出使琉球的副使于光甲归国后，作诗凭吊：

吊千总刘世禄
殉城岂善策，匹马埽烟尘。
已到万难地，敢留百战身。
几人为将帅，只此对君亲。
呜咽长河水，沙堤草不春。^{[10](P24)}

经过清末太平天国北伐军和捻军制造的“咸同战乱”，沧州大家族受到致命打击，王国均再次经过曾经的运河繁华地——连锁时，看到的是：

昔年兵燹地，驱马此经过。
饥鸟窥残骨，耕人拾断戈。
村留完舍少，燐聚废营多。
未易疮痍复，临风唤奈何。^[11]

可见，诗文中透露出的明清时期大运河沧州段社会的发展情况与明代后期以来的地方家族的变迁轨迹互为表里，与时代变迁密切相关，体现了诗文背后大运河两岸丰厚的历史人文内涵。

二、沧州段运河诗文中承载的怀古情结与现实关怀

在描写沧州运河的诗文中，不仅有在大运河两

岸这一空间中士人们诗酒交游、借景抒情名篇，更有饱含着传统知识分子的怀古情结与现实关怀的诗句。

(一) 士人在大运河岸边吊古抒怀

沧州地方志中珍藏有许多吊古抒怀的诗作，这些关于当地历史风物的诗句中都有大运河的影子，如：

兴济废县为明皇后生处
荒城古堞卫河滨，箬裹青盐艇作邻。
碧瓦朱扉犹有庙，玉鱼金凤已无人。^[12]
河上望南皮作
际晓层阴半面开，参差烟树隔河来。
浮瓜沉李知何处，遥望当年燕友台。^[13]

以上是诗人站在“卫河之滨”或者行进在运河之上眺望古迹、遥想历史写就的咏怀诗，其中更多表达的是一种“临河怀古”的情怀，也在某种程度上映射着地方社会的发展沉浮与沧桑变化。这种写作习惯与中国古代士人“诗言志”“诗达心声”的文化传统有关，应该包含的是古仁人志士的一种人生感慨，其主要体现形式就是表面写景，实际怀古，诗文中饱含着人文情感。再如明人史杰所作《兴济夜泊》：

画舫依官渡，天空暮霭收。
远钟城外寺，近火水边楼。
暝色连村暗，波光带月流。
谁将桓氏笛，吹起古今愁。^{[14](P117)}

这种包含“漂泊之感”的客愁诗还有刘清漳的《峭帆亭怀古》诗：

峭帆亭畔系龙舟，多士云从扈驾游。
共指芦台寻古迹，独挥宸翰纪新猷。
丰碑高压城堙重，取隘遥连玉阁浮。
人往风微曾几日，空余荒垒枕河流。^{[14](P217)}

这些怀古诗中包含的幽思与大运河带给人们的“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感叹有关，同时凸显了大运河视角下古典诗词的意境之美。明崇祯二年(1629)，这些士人还仿效“兰亭集”，组织“修禊”活动。“修禊”是一种在水边举行的民俗，一般在三月初三“上巳节”，大家要在水边嬉戏，以拔除不祥。文人们则多吟诗作赋，曲水流觞。明崇祯年间沧州大运河岸边的这次“修禊”雅集，在朗吟楼举行，其中集北头刘生向的《讌集朗吟楼》写道：

东风袅袅酒满杯，香气馥馥花正开。青衫染泪愁生鬓，忽听江头好鸟催。修禊登楼临卫圃，兴酣歌罢还吊古。当年意气成白发，多少俊杰化黄土。郭家父，石氏儿，逐逐豪华真可嗤。但得桃源来清梦，

当酒何辞醉如泥。楼前侈青紫，楼后多灰纸。倚栏西望问长流，英雄千古皆如此。诗酒烟霞长不死，从来只有纯阳子。君不见绿杨红杏何春无，谁能留作长春图。笑杀长安富与贵，吾且将来呼酒垆。仙乎，仙乎，胡不携我飞苍梧。^{[3](P1441-1442)}

作为大运河边审美空间的亭台别墅又承载了一重去除疾疫的意义。这次沧州文人举行的修禊活动，是明末大运河岸的一次盛事，也成为大运河边的千古佳话。明清时期大运河已经成为地方社会约定俗成的风物景观之一，可以说，它已经成为当地的文化符号，是士人们题咏的对象，还留下了不少同题诗，如描写交河镇新桥驿(也称“泊关驿”，属今沧州泊头管辖)的《新桥夜泊》诗有3首，一首为明代瞿祐所作，另外两首分别是清代地方学者王元翊和孟桂清所作。瞿祐(一作“佑”，1347-1433)，字宗吉，号存斋。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元末明初文学家。洪武时期，自训导、国子助教官至周王府长史。永乐年间，因作诗获罪，后官复原职，内阁办事，不久归居故里，以著述度过余年。瞿祐沿运河乘船南返，途经沧州时写下《至长芦》《沧州城》《新桥夜泊》《连窝驿》《过良店(即桑园)》《舟中夜起》《立冬》诸多名篇，他的《新桥夜泊》其实是两首：

浪静风恬月色明，苇花滩上雁知更。
大鱼故欲惊人梦，跃出船头水有声；

数点渔灯隔远陂，斗杓插地夜何其。
推蓬自觉霜威重，正是乌啼月落时。^{[15](P173)}

此时的瞿祐因官场失意而落寞南返，诗中不免有愁闷之情，但运河之上风平浪静、月色恬淡，这样的旅途还是能够带给他心灵上的安抚。他的《至长芦》诗在沧州一带流传广泛：“接栋连葦屋宇重，喧然鸡犬认新丰。时当风历三秋后，人在鲸川八景中。万灶青烟皆煮海，一川白浪独乘风。遥瞻宝塔凌霄汉，知是前途在梵宫。”^{[15](P171)}这其中包含着作者对沧州运河两岸屋宇相接、鸡犬相闻、万灶煮海情景的热情赞美，“遥瞻宝塔凌霄汉，知是前途在梵宫”某种程度上也有其内心的释然。

清王元翊《新桥夜泊》诗：“新桥水驿下津门，独镇河西胜古村。曲港东连扁渡里，轻舟北泊小营屯。几家蟹断留霜印，两岸渔灯照酒痕。夜半钟声苏客梦，一帆隐隐上朝暾。”^{[16](P1173)}作者王元翊曾为在小金川叛乱中阵亡的常纪写作挽诗^[17]，主要生活在乾隆年间，诗中“两岸渔灯照酒痕”“夜半钟声苏客梦”表明新桥这个地方不仅是驿站，更有酒家。往来有

行旅,夜半有钟声,其中包含的诗意使人觉得就像停泊在姑苏城外。但是也要看到此时“新桥水驿下津门,独镇河西胜古村”,在明代中后期盛极一时的新桥驿已被天津水镇所超越^{[7](P168)}。

再一首同题诗为清孟桂清所作:“夜色苍茫客路遥,孤舟一棹泊新桥。半竿酒旗临屋闪,数点渔灯隔岸挑。北望岔河栏如梦,西连洼里撸停摇。当年水驿今何处?剩此荒村听採樵。”^{[16](P1173)}孟桂清,交河镇人,为国民革命军将军孟昭第之父,光绪年间岁贡,五品顶戴,候选训导。民国五年(1916)任《交河县志》主校对。民国十五年(1926)任威县县长。“当年水驿今何在,剩此荒村听採樵”中充满对新桥驿衰落的感慨。三首同题诗内容对照鲜明,包含着运河水驿的发展变迁史。明清时期大运河沧州段的水驿自南向北有:吴桥连窝驿、交河新桥驿(泊关驿)、沧州砖河驿、兴济乾宁驿、青县流河驿等,除了水驿,还有连窝递运所和长芦递运所^[18],这些水驿运所的繁忙,也带动了市镇的繁盛,所以水驿的变迁影射的也是大运河流经区域的变迁、大运河历史文化的变迁。

(二)士人诗文中对民生问题的关注

在这些诗文中,也不乏对沿河“民生”问题的关注,如明长芦盐运使陈尧《登南川楼》诗“舟楫通津路,鱼盐趁市人;宦游应浪迹,民瘼转伤神”^{[3](P1464)},反映了当朝循吏对民众疾苦的关注。这些疾苦首先表现为沿河官吏盘剥与豪强劫掠,如清初河南偃师知县卢道悦《过兴济即事》,更是关注“民生”冷暖的写实之作:

归棹苦遭迎,客心急欲死。
舟子看月晕,预知北风起。
挂席自青县,俄顷达兴济。
维时初荡平,薄海靖奸宄。
载炮还京师,传言尽销毁。
煌煌廊庙谟,偃武从此始。
有司预捉船,纷扰河之涘。
胥吏假官威,客船尽诃止。
余方苦蹭蹬,欲言气先馁。
舟人被拘留,长跪说原委。
家世本农夫,勤劳服耒耜。
屡遭水旱灾,辗转贫如洗。
县官急催科,敲扑及骨髓。
大儿鬻商船,得钱不称使。
小儿方九龄,相挈日在水。
性命寄一舟,此外无生理。
再拜乞少宽,感恩当没齿。

此辈铁作肝,善言空复尔。
甲怒方鸱张,乙词故麈麈。
反覆起波澜,如蛾复如鬼。
既而得金钱,翻然笑相视。
四海皆友朋,尔我旧乡里。
百事吾周全,君从此逝矣。
踊跃过别船,张皇示意旨。
归来语家人,世事皆如此。^{[14](P156-157)}

卢道悦本是山东德州人,康熙九年(1670)进士,“授陇西令”“知偃师”期间关心百姓疾苦,多有惠政^[19]。这首长诗讲述的是运河胥吏索贿舟人、得钱放行的经过,而对于这种“民生多艰”的民间解释是“世事皆如此”,其中的无奈让人扼腕。当然也会有地方官认识到这些问题,努力加以解决。“城西十里傍漕河,濬浅频签夫役多。招募土人工食足,咨嗟犹是旧时麽?”^{[20](P1273)}该诗作者王作肃,字敬一,河北吴桥人,年十四能诗,博极群书,尤攻实学。清康熙十四年(1675)举人,先后官滑县、南宮教谕。晚年习静家居,益潜心理学,诗文书画皆入神品。^{[20](P814)}他关心“濬浅夫役”的“工食”问题,在王作肃的反问里,充满着对河工生活的关切。

三、结语

20世纪初以来,随着铁路、公路运输的发展,大运河在国计民生中的地位逐渐降低,但天津到山东的运河航运一直到1978年才全线中断。顾颉刚曾提出“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说,人们对大运河的深情与关注也在历史的积淀中越来越厚重,这种感情与感悟最早被零星收录在个人诗文中,然后被收进了地方志的“艺文志”或“文献志”,最后成为地方人士整理的专辑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有关大运河的诗文承载着历史,也反映了地方社会的变迁。

明清时期京杭大运河沧州段是当地士人进行诗文创作的对象。他们以诗文吟咏大运河,诗文中既有对大运河区域繁华的赞美,也有对战乱历史的记述,同时饱含着怀古情结与现实关怀。当古人笔下的繁华与衰败“时过境迁”之后,这些诗文顺理成章地成为人们怀念大运河的媒介。这些诗文是大运河发展史上重要的人文积淀。

参考文献:

- [1] 吴欣.从“制度”到“生活”:运河研究的新维度[N].光明日报,2016-8-10(14).
- [2] 冯尔康.中国社会史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 社,2004.
- [3] (清)庄日荣. 沧州志[A]. 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C]. 台北:成文出版社,1975.
- [4] (清)张廷玉. 明史[Z]. 北京:中华书局,1974.
- [5] 于秀萍. 移民、宗族与社会变迁——以明清以来的沧州区域为中心[M]. 北京:团结出版社,2013.
- [6] (明)许言诗. 许正吾集[M]. 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
- [7] (明)王国祚. 三录汇编[A]. 沧州区域文化研究所. 沧海丛书(第一辑)[C]. 内部参考资料,2012.
- [8] 周植瀛. 东光县志[A]. 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县志辑[C]. 上海:上海书店,2006.
- [9] 孙竞昊. 一座中国北方城市的江南认同:帝国晚期济宁城市文化的形成[A]. 李泉. 运河学研究(第1辑)[C].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
- [10] 王国均. 沧城殉难录[Z]. 清同治元年(1862)刊本,天津图书馆藏.
- [11] 匡淑梅. 历代东光诗抄[A]. 东光文史资料第八辑[C]. 内部参考资料,2013.
- [12] 郑孝. 兴济县志[Z]. 明嘉靖抄本,南开大学图书馆藏.
- [13] 刘树鑫. 南皮县志[A]. 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县志辑[C]. 上海:上海书店,2006.
- [14] 韩雪. 青县古代诗词选[C]. 青县文艺界联合会内部资料,2006.
- [15] 乔光辉. 瞿佑全集校注[M].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8.
- [16] 苗毓芳. 交河县志[A]. 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县志辑[C]. 上海:上海书店,2006.
- [17] 毕宝魁. 从王尔烈到魏燮均——乾隆中期到同治末年东北地区文坛扫描[J]. 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 2006,(5):51-55.
- [18] (明)樊深. 河间府志[Z]. 济南:齐鲁书社,1996.
- [19] (清)王道亨. 德州志[A]. 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C]. 上海:上海书店,2006.
- [20] (清)施崇礼. 吴桥县志[A]. 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县志辑[C]. 上海:上海书店,2006.

Chanting by the Canal: The Humanitarian Deposit of the Grand Canal Cangzhou Section Since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YU Xiu-ping, TONG Guang-jun

(School of Politics and History, C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Cangzhou, Hebei 061001,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e Grand Canal Cangzhou section was the object of local Literati's poetic creation. They chant the Grand Canal in their poems, which not only praise the prosperity of the Grand Canal area, but also record the history of wars and chaos, which full of nostalgia complex and realistic care. As time goes by, these poems have become the medium of people remembering the Grand Canal. Carrying history and reflecting the changes of the times and local society, these poems were an important human accumulation in the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rand Canal.

Key words: Chanting by the Canal; since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e Grand Canal; Cangzhou Section ; humanitarian deposit

[责任编辑:张胜广]